

豫言

中華民國七年四月
二十日 星期六
戊午年三月和十日
第六十四號
本報發行所設五
湖封馬道街商場
北三層樓

藝林

洪母蒸太夫人六十晉五徽壽文啟

蓋聞風高林下為青史之女宗德重閨中作朱門之母範粵
婚載籍群芳型欣值季春共博威事今歲夏曆三月二十
七日為洪夢松大令之賢母蒸太夫人六十晉五壽辰夢松
將與其介弟海珊謀於長葛官廨稱觴敬祝惟太夫人係出
名門禮姻內則同心結佩上追抗鹿之風截髮克庭頻赴屠
龍之譽嶺春雲而入暮色映刻籬向梁苑而輝居輝生翟第
一門親與愛日方長百里承流慈雲壽蔭凡此門楣之鼎盛
皆由閨閻之休和周易積善餘慶班書美意延年固其徵也

斯湖近皇跡陸氏之雲聲汗水同舟仰魚蝦之錦機
書錦和數彼德音祈祝境言共勳威康華堂書錦也或兼子
之承歡形管各苦將持莫斯之作頌運休

又
夫啟者今歲戊午三月二十七日為家母六十有五壽辰賢
賢庸愚謏陋不能顯揚其親戚反督是念謂宜務行微言
於仁人君子以為眾象光壽等言之恐未能盡謹述凡事
垂察焉家母氏慈慈城望族外王久仲厚公長女也外王父
隱於盤筮好學不輟聞讓子女以志志藝一準先民又親
取經史大義及古今烈女表表可風者以訓家母洵母舅
卿公舉孝廉家母歸我先君外王父志乃入慰先是吾所罹
兵燹先祖携春避地流離齊魯閩中道家難生計益甚先嚴
貧不廢學神悟有聲外王父見文字而奇之遂許字為家母
之來歸也上有良親下有妹弟朝夕饗飮時處不給事習之
資惟先嚴館教是賴先嚴豪爽好客願富於教舊樂施之
素履澀不計也家母於甘旨佐色養嫺嫺教弟必備必謹
於人檢於己若成性然追先嚴受張勤更公知到薦入官筮
仕來張先後任劇邑者凡膺局差者三維時錄入精堂家母

持家律已勤儉乃倍於曩昔親中之家不能舉火者固之婚
喪之無力者助之成禮遇水旱災沴於先嚴預施外取私資
益為成先嚴志也 壽等方在孩提口授古先事實至於忠任
善惡之故必曲譬詳導以相勗誠出就外傳課事輒試以所
業如能頓悟則喜否則刻斤無所貸居恒子婦環伺未嘗不
告以祖父締造之艱難平生經紀之精密尺立身涉世之要
以為子若孫孫式也先嚴遊幕東邦以韋布手揖公卿聲譽
隆起故取官元直事上接物罔所屈跪家母時引盜憎主民
惡上之義相規勸先嚴避之而不能自己卒以為民請賑之
款屢啟屢請迨某藩干吏議會遣國使查志以沒 寶壽時為
藩部舉叙司掌稿主事痛家不造無志仕進借弟奉母聊盡
哺私家母則以繼述大義相督責令 寶壽應四出知事考
考為必發歸張以省公署秘書資帶磁署長葛寶齋亦充兩
淮運司科員凡巡緝營書記官得以升斗拱茲水然碌碌無
所見白茂以副家母督責之望又不能多方孝養曲盡子職
積反自思實深惶悚茲擬奉觴為壽家慈聞而詔曰方今口
方多艱國步維艱汝等宜有刻勵崇尚節儉若以私慶耗殫
物力殊吾之願遂嚴責而為許 壽等受教不敢違顧念家慈

操持家政勤苦已極教育 壽等兄弟的器尤甚平日嘉言懿
行足以被篇章而先達尊者諒無敢隱茲特誌敘事以陳諸
當世大人先生之前倘荷賜以鴻文表揚徽猷併奉上此堂
藉增光寵則銜命拜惠永矢勿諼也已 洪寶壽謹述

專 著

誄海(十)

匡漢齋輯

重洋歸棹說表京 唐詩句一

海客談瀛洲

多買燕支畫牡丹 水滸人名二

朱富 朱貴

苗民 西廂句一

半萬殘兵

我思白鶴 西廂句一 錦屏

他見黃鶯作對

二花面 西廂句一

杏臉桃腮

急 西廂句一

義斷恩絕

十四而天祭 至書名一

女兒經

女婚詞牌名一

一半兒

護花使者 詞牌名一

金鈴子

太陽過赤道三十三度四十五分 西廂句一

一時半刻

花事

花界大總統起在莊四

花界大總統萬年青先生近來頗有遊觀之樂上月嘗遊致苦廟在會場巡閱一周上星期六又遊龍亭是在滄揚二湖乘船一葉小舟中旅客與先生故顛簸之毫無懼色直至日暮盡興始返

先生在亦多與名流往還故在天燈院時四壁聯屏觸目為滿惟嘗獨立之時先生以渴不飲盜泉水之心所有聯物一概委之老鴛一介不取本屆開府南毛舊日送聯之客多將舊文重新書贈焉日未幾又復琳琅滿壁矣

花界年來之變遷

年來花界變遷甚多殊有滄海桑田之感本報因今年停刊數期以致記載漏略茲特調查補紀如下此亦即誌鴻爪之

音云爾

純花街院 花安春去後並未退居直至今王王不珍小桃自後移家寨公班遷入班名始改與華非又新來一技名名

天燈院 自萬年青獨立小鳳鳳吉祥草赴徐乃有草門樓

小與等二技分班遷入班名改署明月

北毛院 自花玉蘭歇業他去後有北春院之蕭俊卿接租

班名芝蘭蕭鼓頗有獨立精神全班僅集一人支持云

後新居院 乃高文仙張秀卿馬翠喜高小蓮等重張旗鼓

前報已經誌之班名福慶

後槐樹院 自張姓塌以後居人空闊今年始為蘇班所占

妓女有洪第天香蘭素蘭怡紅院等日昨一刻千金復回亦

搭該班

高門樓院 張明卿等營業不佳退居民宅適劉桃花一班

因王玉珍小桃等遷去該院開房過多因喬遷於高門樓院

改名榮華班蓋為一家獨處不再成入格火之計

後移家寨 自劉桃花遠揚後即為西坑沿鴻昇班所遷

入

北吳院 現已竣工同樂班花草琴等仍擬自西平房院遷

回云

此外海棠樹院自王金紅等去後至今空闊西坑沿亦尚無

人承頂花草琴如建回北吳則西平房院亦將暫為闕起云

書

誌

書稿紀事

言其加於去黨已至此民惟始終未見實行現在到者日多
 當及因議有陽歷四日起此照花捐分等抽收不料若輩自
 命清高深以傳身樂戶為恥抗不繳納其中尤以山東幫反
 此為甚始而全體罷市計罷五日當事一以鎮靜處之置之
 不理於是首議抗捐之白某心雖大玉李火玉等無法下場
 乃議未裝就道徐大玉首先啟程李火玉白某心雖之害焉
 既去留者者遂即織捐照常營業聞當事對於白某等抗捐
 之戶深滋不悅將特設起等項一紙此照頭等故在知任抽
 收如白某等重行來亦即將料以起等項項以示懲戒云

李大玉之行蹤

李大玉就道之日熱容相送者十人之譜與楊氏家客大約
 相等李大玉與容周旋頗為圓到並與送者戲言此行因李
 太祥回籍娶親是以假不鳥與云云一時丈夫哥哥為之面
 紅耳赤送客亦多破愁為笑李之行也語人均云回籍推排
 有友人自歸德來云確見李氏在歸德城隍廟內出棚演唱

聽者甚多第每次收錢每不過給制錢三文較之在省大有
 天淵之別云

白某心之行蹤

白某心首議抗捐梓梓以去登車之際熱容送者三十餘人
 頗極一時之盛白某臨行之時對眾宣言概云回籍強經調
 查實係前在碭山蓋碭山縣知事某君有外室在存平日時
 常微服來萍極捧白某是以白某特往尋之即在碭山營業
 意在託庇某知事也或謂白某係在虞城是云大貴中遂被
 匪劫去殆均傳言之誤耳

開評

書捐

說書一業場以演藝為名陰實售其空賣漁之計好害善良
 風化與流娼等類而捐之俾可公衆營業正所謂履博之仁
 乃白某心等不喻德意且以傳身樂戶為恥竟梓梓去世之
 冥頑不靈詎有是此者耶
 且看若輩究竟重來與否可耳